

百

家

园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与辨病辨证论治

迄今为止,中医学者大都认为,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原则。统观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的本意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也即是在辨病基础上的辨证论治。《伤寒论》以六病(即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命名;《金匮要略》也是以“病”命名,如痉湿喝病、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疟病、中风历节病等。说明仲景首先重视的是辨病。在《伤寒论》太阳病中依症状不同又分为中风、伤寒、温病,实际上中风为太阳表虚证、伤寒为太阳表实证,温病为外感温邪所致病,属于另一类型的病,故后世又把温病分为另一大类,再依次辨证为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血分证或上焦病证、中焦病证、下焦病证。仲景在辨清太阳病三大类之后,又辨兼证,如太阳病兼变证,又分为热证、虚寒证(虚寒证又分为心阳虚证、阳虚兼水气证、脾虚证、肾阳虚证)、阴阳两虚证、蓄水证、蓄血证、结胸证、脏结证、痞证、上热下寒证、火逆证等等。均说明仲景的本意是先辨病,再辨证的。在《金匮要略》中也是先辨病,再辨证的,如“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经汗后用百合知母汤,下之后用滑石代赭汤,吐之后用百合鸡子黄汤等,即是在辨病基础上,再依症状不同辨证,分别使用不同方药治疗。统观全书其它病,如肺痿、肺癰、胸痹、肠痈等病,都是在辨病基础上的辨证论治。

虽然在《金匮要略》中有的病名不是以病命名,而是以症状命名的,但从篇名论述的58个病名(篇中论述病名未列)中,以症状命名者仅15个,占25.7%。而这些以症状命名者,不是仲景不愿用病名命名,而是这些症状是由很多疾病引起的,限于当时的医学条件,难以确切命名。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辨病辨证论治的思想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如《诸病源候论》总结了隋代以前的医学成就,集中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源与证候,该书首先以病命名。分大病名(目录病名)和具体病名两类,在此基础上又分为不同的证候,如风病中又有中风候、风痺候、风口噤候、风痺候、风湿候、风痹候等;又如虚劳病中的虚劳寒冷候、虚劳客热候、虚劳热候、虚劳寒

热候、虚劳四肢逆冷候等,这说明辨病和辨证是《诸病源候论》探求疾病病因和归纳证候的主要方法。

明清时期形成的中医温病学同样吸收和发展了仲景辨病辨证论治思想。如今人编撰的温病学著作,仍首先以病名命名,在确定病名后再分型辨证。中医学在历史上由于受诸多因素(如解剖知识、技术手段等)的限制,对疾病的认识是逐渐完善的,对有些疾病,由于认识不清,或范围广泛,难以以病命名,故只好暂以症状命名。如《中医内科学》(张伯臾主编,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所论述的49个病证中,以病命名的有29个,以症状命名的有20个,也说明了中医学仍是以辨病为主的。一个证可以由很多疾病引起,很多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相同的证,如果重证不重病,不利于对疾病本质的探讨。

山西长治医学院(046000) 吕昌宝

隔二隔三之治的方法

“隔二隔三之治”是根据五行乘侮亢害的规律,治疗与我脏有我克关系的脏为“隔二”,以肝为例即治脾,治疗与我脏有克我关系的脏为“隔三”,以肝为例即治肺。临床上应相互配合使用。“隔二隔三之治”首见于《医宗金鉴》,吴谦等人在注释《金匮要略》时提出。此后,也有医家引用此说,但仅作为对《金匮要略》“十七句”的争鸣。如果我们能够涵纳根据五行乘侮规律确定的各种治疗方法,把它们提炼概括为一个新的治则,能否能为同道接受,笔者揣摩时久,姑妄言之。

1 “隔二之治”的临床应用

隔二之治即是治我胜之脏。由于五脏病的传变有一定规律可循,在治疗时,可据此截断疾病的传变途径,从而使疾病向着痊愈的方向转化。然而,病气的传变也有其一定法度,因此,治疗上就要分清病脏的虚实,采取不同的方法。

本脏邪实:我胜之脏气虚,宜泻我脏补我胜之脏。采取这种治法,主要是在我胜之脏还未被克伐太过时,即补益之,以防疾病的传变。如肝病属肝郁化火型(肝旺邪实),往往先见急躁易怒、头昏、胁痛、胸腹胀闷。此后,面色少华、食欲不振、乏力、苔腻,脉弦或滑等相继出现。如果我们在一系列脾虚症状还未出现时,根据隔